



佛 禅

与

唐 诗

佛，梵语译音，即佛陀
意思是“觉者”或“智者”

指觉悟了的人
觉，跟“睡”是相对的
从睡梦的状态到觉醒的状态
这种改变就称作觉悟

葛 蔓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本书受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资助

佛 禅

与

唐诗

葛瑾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禅与唐诗/葛蔓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206-10823-5

I. ①佛…

II. ①葛…

III. ①禅宗—影响—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1520号

佛禅与唐诗

著 者:葛 蔓

责任编辑:刘 洋

封面设计: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3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0823-5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甲午年清和月得缘赴西北，由唐都西京出发做力所能及的唐诗之旅。在扶风法门寺前得一工艺制件：一匹膘肥体硕的悠闲马，唇吻及蹄，正全神贯注地啃草，一头壮实轻捷的青蝇悄伏马上。整个木雕造型精巧，立意颇觉时尚实际。喜爱的缘由，并非套“马上蝇（赢）”的口彩，马的神情姿态极近大唐气象，让人联想到李世民的“昭陵六骏”，是拳毛騧？抑或是飒露紫？一人遐想辽远。

走过唐诗之路返校即接到葛蔓书稿《佛禅与唐诗》，心头一热，眼前光明。难为她偌短的治学经历就作出如此浩繁艰难的课题。责我为序，欣然应命的理由非常充分：葛蔓当年在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才情颇高，悟性颇深，毕业之际，有人盯着经济发达前景看好的城市，有人向往东南沿海，大多数直奔京津沪、北上广。葛蔓不为时风所动，只身闯入大西南，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将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她选择了边疆，进入了高校，畅怀尽情地读写，竭尽精诚地教书育人。其本人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始终不忘与自己钟情的科研联谊挂钩，成果沛然可观，是她进德修业的必然结果。

《佛禅与唐诗》是作者积淀数年的学术结晶，人品学问，道

德文章，让教过她的先生们信赖、放心。求学期间，她欣赏贝多芬平凡高傲的人性人格，厌恶“望尘而拜”的委琐卑微；她通晓文学艺术史上的典实，之于伟大的人格灵魂心怀敬崇：有人在意大利路遇达芬奇一行，时有一队人马至，华衣鲜饰者是拉斐尔，领头的是沙莱（SALAI，早先是达芬奇的学生，因见达芬奇老迈，转投拉斐尔），只见沙莱扬起下巴，过达芬奇而视若无见。达芬奇见状忙低头自行。拉斐尔见到达芬奇，深深施礼。徒弟知晓，达芬奇低头趋行是为沙莱的人性卑劣而羞。行至郊外，达芬奇目光复现柔和……典故，乃至现实的昭示是明晰的人格操守，心性品位，从来都是艺术、学术的底线保障。这几年，葛蔓再返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修行锻炼亦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例如佛禅之于语言质实的洞悉，也让她深受启发，大获鼓舞。

在佛家看来，世俗世界的一切现象（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们所见所思维的一切对象（法相）均属虚妄。人们用语言表达的事物，包括佛说，都非真实。因而佛法不以“言”取，不以“相”取，把握世界的真髓（真如），只能去把握“实相”，而“实相”也属“非相”，是“无相”，不可言说，又不可思议。佛禅对语言文字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经历了“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悖论推演，佛家那“不立”“不离”的文字，到底何指？葛蔓在专著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章里，给出了答案，回答是否如意？进阶几何？相信读到该书的读者，定会联系自家的经历，生发感悟，作出自己的判断。

佛禅看重自心自性的修养，强调自家的切实感受，寻找、

捕捉自己电光火石般的刹那颖悟，就把握了自性，把握了宇宙世界，诗尼悟道诗云：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尽日寻春”“芒鞋踏遍”，翻山越岭向外寻春，“春”还是没有找到。“春”到底到哪？它不在外面，不在它处，它在自家的“枝头”“心头”，它已“十分”盎然，已烂漫一片。佛禅的“就此还家”，不只是方法指引，也道出了认知的根本。

佛禅与诗，尤其与唐诗，是一个颇含意趣的话题，那种援禅入诗和以诗说禅、以诗证禅的高妙交融，让人啧啧称奇，流连不已。王勃《山中》是五言绝句：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有限的字句，传递出无限的宇宙生命信息。末一句最好，字很轻，景大（木心评语）。“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其诗与禅的融合臻于化境。且不说其精妙绝伦的辋川小制，即便是送别送行诗也充满着无尽的禅意、生意。其五言律诗《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有句云：

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从容、闲适，似乎未着些微“人力”，“诗心”与自然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有“洒空”的落雪所显示的“静”，益发衬托出“深巷”之“深”，这种纵深感一直绵延至诗人视野以外，仿佛连接着宇宙的“内心”；而“积素”所展现的“闲”，则使“广庭”愈广，于是，人们觉得愈“闲”愈“广”，愈“广”愈“闲”，这是诗人的内心状态，也正与外部宇宙的深邃、闲静相符契。

葛蔓著作中引述、诠释了诸多饱含禅意的唐诗：“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韦应物）；“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刘禹锡）；“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如此等等。诗与禅所呈现的是宇宙生命的全息图像，也是“前前逝去，后后生起”的生命链接网络，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承接与延续，既经呈现，一般的时空观念在这种呈现面前就显得尴尬无理。“莫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该著作启人心智的论列屡屡见，沉潜其中则易忘却了时光的流转，仅此一点就教人满心欢喜，“雏凤清于老凤声”是所愿焉。拉杂叙之，权当序矣。

王树海

甲午蒲月十二日记于长春吉林大学新校区世纪三栋“有风自南斋”

前言

我所理解的禅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生命是一场场的绚丽灿烂，亦是悄然欢喜。顺应自然的节奏，得到并且享受其中的真趣，就像是冲浪的人，顺应波浪的节奏，获得波浪的节奏，也获得了波浪的乐趣。这些说来容易，可是放弃做作与执着又是何等地困难，在飞快奔跑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以今日之心思量，“日新月异”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词汇。早上走出家门，夜晚回来时街道景观或者楼宇外墙可能就不再是相识的了，我曾经走在居住十年的城市，感觉如此陌生，最终我放弃了不断刻意努力的自我辨识，反倒感觉一切开始亲近。将自己置于生活之中，顺应它，感觉到了它的快乐，也拥有了它的乐趣。山中的辛夷花，顺应自然的节序开放凋落，它是个体生命，亦是自然，亦是宇宙，生命是浩荡敞阔的，如果你愿意将目光投向高远之处的话。不仅王维的这首《辛夷坞》，在唐诗之中，处处都有这样的禅，淡远明丽，清新流动，以水合水，以空印空。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	001
一、佛	001
二、佛教	009
三、佛教的建立	023
四、佛教的传播	035
第二章 佛教传入中国	039
一、佛教传入的时间与路径	039
二、汉传佛教	041
三、藏传佛教	054
四、巴利语系佛教	056
五、佛教传入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	057
第三章 中国禅宗	069
一、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	070
二、达摩东渡	072
三、中国禅宗传承	075
四、弘忍传法惠能	077
五、惠能建立中国禅宗	079
六、神会的推动作用	081
七、五宗七派的分化	082
八、佛教的消歇与禅宗后期的转变	091

九、禅宗烂熟特色出现的新特点·····	093
十、中国禅宗特色的发展脉络·····	096
第四章 禅 ·····	103
一、印度传统的瑜伽修行方式·····	104
二、印度佛教的禅修·····	105
三、六祖之争·····	110
四、中国征服了佛教·····	114
五、禅的中国根·····	115
六、禅学重点名词阐释·····	120
七、中国禅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色之处·····	132
第五章 唐人与佛教 ·····	139
一、唐代宽容的文化政策·····	139
二、唐代佛教的发展·····	143
三、儒、释、道三家的互相影响与进一步融合·····	147
四、佛教对于唐人俗常生活的影响·····	149
五、佛教在思想文化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	154
六、唐代佛教艺术的发展·····	159
七、唐代文人与佛教·····	160
第六章 唐代诗与禅的交涉 ·····	167
一、诗为禅客添花锦·····	167
二、诗僧们的诗·····	176
三、禅是诗家切玉刀·····	182
四、唐代涉禅诗人·····	188
五、涉禅之诗·····	199

第七章 佛教禅宗影响下的唐代诗歌美学	203
一、禅、诗与日常生活的互为渗透	204
二、禅学与诗学体现出自信与从容的气度	206
三、中国文人的山水田园情结	209
四、禅宗影响下的唐代诗歌创作	213
五、佛教禅宗影响下的文学审美理论的变化	240
第八章 王维	243
一、王维的生平经历	243
二、王维的禅学思想	252
三、王维诗歌特色	256
第九章 唐人想象力片谈	283
一、“江天一色无纤尘”：张若虚的高华想象力	285
二、“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纵恣想象力	287
三、“造化何以当镌刻”：韩孟的险怪想象力	296
四、“恨血千年土中碧”：李贺的奇诡想象力	302
五、“来是空言去绝踪”：李商隐的婉曲想象力	311
第十章 中国古代诗词中体现的时空观念	323
一、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时间在空间中流逝	325
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空间在时间中显现	334
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生命与情感无尽延续	346
四、爱上层楼：时空中的情景交融	354
五、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说穿越	362

第一章 佛 教

一、佛

佛，梵语译音，即佛陀。意思是“觉者”或“智者”，指觉悟了的人。觉，跟“睡”是相对的，从睡梦的状态到觉醒的状态，这种改变就称作觉悟。佛教徒认为觉悟即是觉知各种事物的原理，而能了了分明，就像从睡梦中觉醒一般。汤显祖有一出戏剧《邯郸记》，是他的“临川四梦”之一，讲一个总是感慨人生潦倒，以为“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宗族茂盛，方可言得意，”的年轻人——卢生，在一个桥头小店歇脚时碰到行行色色的人，其中有一道人，卢生和他讨论人生应当追求成就功名时，忽然困倦来袭，道人递给他一个枕头，他于入睡时进入其中，茫然前行。先是莽撞之中，因祸得福，入赘富贵人家，由夫人引导求取功名，得中状元，得做高官，却几经仕途坎坷，宦海沉浮。低沉处几被置之死地，而又总有机缘再起，后终于理想得偿：位极人臣，封公食邑，上追父母，光耀门楣，封妻荫子，一片繁华，自己也享有太平富贵，良田千顷，娇妻美妾，荣显至极。却由色上得病，

年寿八十，归天而去。终末之时妻子号啕之声将其唤醒，原来只是枕上一梦，及醒时，店家黄粱米饭尚未煮熟。想及自己所求一生，至高也不过如此，结局也不过这般，而一生图景，在梦中已然看遍。长叹一声，一时看透，随那个道人，也就是吕洞宾出家了。

时间长短，尽取决于个人感受，与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同理，一生尽可以缩于一梦之中，而此一梦之醒，有人却要用一生来完成，甚至终生不悟，终生执迷。看透自己一生所求终果，不过尔尔。认识到自己的当下状态，即与身处梦中无异，这就是觉悟。这只不过是一出戏剧，书生在梦中所历，就是“睡”的状态，在梦中他的追求，他的愿望，我们凡人全都有；他的经历，我们也都可能有，或者我们所经历的也莫不与此类似。从修行或者已经觉悟的人看来，佛是觉者或者智者，由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是仍然生活在睡梦之中，如同在茫茫暗夜里一样，被不自知的动力驱使，去追求那些无法永恒、无法把握的东西，而营营碌碌之后，尽皆归于一空。

关于佛，必须了解的是，大乘佛教徒和小乘佛教徒对“佛”的理解是不同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同是佛教的不同派系分支，其实本来“小乘”就是大乘佛教徒对修小乘佛教的教徒的一种蔑称。大乘佛教徒觉得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大车，可以载很多人。而对方呢，是小车。原因是在小乘佛教徒看来，在无限的时间轮回之中，在广袤的宇宙之内，只有一个佛，就是释迦牟尼。其他人修行是为修成罗汉果。他们的努力修行——“时时勤拂拭”就是为了使自己觉悟，修成罗汉，同时也就达到了修行的最高顶点。大乘佛教的教徒称小乘佛教徒的修行者为

“自了汉”。意思是修行到他自己这里就结束了。在大乘佛教徒看来，修行远不止如此简单，还有很远很长的路要走。大乘佛教认为，修行要经过几个阶段，最低的阶段，或者说如果是从零开始，零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芸芸众生。然后如果开始起心修行，悟到佛教的真理，觉悟到人生的真谛，就是修成了罗汉果。这样一种果报，一种结果，自己觉悟了，知道了人生的真谛与大道，但并不就此自己关起门来，停留在这个阶段。自己觉悟之后还要用自己觉悟到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启发别人，点拨别人，自己乘船渡过河，不能直接上岸就走，而是要再想法度化他人，到了这个层次，就是菩萨。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就有很多菩萨，救苦救难，扶助众生。这就是比较典型地受大乘佛教的影响。在这之后，继续修行，功德圆满，智慧双全，就可以成佛。在大乘佛教看来，只要能够觉悟，谁都可以成佛。不仅仅是众生，所有山河大地，草木国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

相应地在大乘佛教教义里，人也可能有三种觉：第一种是“自觉”，修成的人属于罗汉；第二种是“觉他”，即使他人觉悟，修至此处即成菩萨；而第三种，“觉行圆满”，就成了佛。凡人要想成佛，就必须渐次修行。只有那些自己觉悟之后，又能使他人觉悟的修行者，智慧圆满，功德无量，才能称作佛。就是这样，小乘佛教教徒修行的最终目标就是修成罗汉，即自己觉悟。传统印度大乘佛教教徒要在自己觉悟之后，再以自己的无上智慧度化他人，求得最后能够成佛。大乘佛教认为只要一步一步地修行，谁都可以成佛，所以古往今来，茫茫宇宙之中，佛的数量就如同恒河畔的沙砾数目一样多。说来貌似比较

诱人，但对个体来说，成佛虽是可能，在时间上却是无限地遥远。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更胜之一筹的，就是后来中国的禅宗，是源于大乘的观念而进一步发扬之，认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说每个人的心中都自有清净佛性，只要你向内观照，发现自性，就可以“立地成佛”，并且永不退转。如此，中国南宗禅成立之后，很快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为信众广泛追随，更是得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喜欢，流播很快很广。

释迦牟尼，即乔达摩·悉达多，最先成佛，是佛教的创立人。在各种传说中，他被捧得非常高，拥有种种玄虚的神通与最为慈悲的性格，可以救苦救难。但其实释迦牟尼并不是神，这个梵音词翻译过来是“释迦族的圣人”。最初的原始记载之中，他的经历非常简朴，即使在他建立佛教之后，释迦族也只是将其当作一个圣人看待而已。由于后代弟子的崇拜心态以及为了适应佛教的发展，在百姓当中争取更多的信徒，才制造出各种传说，众口相传时那些后世的信奉者又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不断地补充新的故事内容进来，而渐渐地竟然有了神话色彩。释迦族是当时印度国境内的一支贵族。释迦是贵族姓氏，但又不属于当时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阶层，而是第二高贵的种姓刹帝利阶层。经过后人渲染的很多佛教故事都说乔达摩·悉达多是当时印度境内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国的太子，说他父亲是一个国王，翻译过来称作“净饭王”。但实际上，在今天尼泊尔的南部的迦毗罗卫国，面积并不大。所以净饭王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的同中国古代君王一样，拥有无上的权力与无边的土地财富，只同中国古代一个小的附属国的侯王差不多，有自己的封地和生活在这上面的子民。乔达摩·悉达多也不是我们所理解

的意义上的“太子”，而只是一个贵族公子哥儿。他的名字悉达多意思是“意义成就”或“一切义成”。净饭王年岁很大才有乔达摩·悉达多这么一个儿子，对他很是疼爱。除了给他丰厚的物质条件外，也给他请了很多老师，教他当时印度社会中流行的诸多思想知识，比如婆罗门教、摩尼教一些宗教内容以及其他生活知识与技艺。乔达摩·悉达多非常聪明，学习很快，掌握了老师所教的知识之后，不时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对人生，对社会，常有自己的理解与思索。乔达摩·悉达多19岁娶妻，26岁生子。依今人的眼光看来，属于是比较完满的人生：贵族子弟，学识渊博，有妻有儿，仿佛笼罩在完满的光环之中。但乔达摩·悉达多自幼就喜欢沉思，渐渐觉得现有的知识无法解决他所思考的问题。比如说生老病死，无常苦痛等等。所以29岁时，他选择了出家修行。

在乔达摩·悉达多时代，印度社会大概有大大小小的二十几种宗教流派，也有很多思想风潮。他小的时候听过各派师父的教导，了解当时所有的思想知识。这些教派之中许多也有自己的解脱之法，但是在他看来，这些都无法解决他的“大问题”，即生、老、病、死等这些决定人生然而人又无从控制的事情。他出家之后，先选择了两个苦行的师父，这种苦行来源于瑜伽，是通过使自己身体受苦的方式，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致沉沦于世俗生活之中，追寻与一个想象中的“神我”的重合。而为了不耽溺于肉体欲望，便要使自己的肉体时刻处于受虐待的那么一种状态，有的人可能是用沙子或者土把自己埋起来，或者通过长时期保持一种不是很自然地姿势甚至用绳子捆绑自己等等，反正目的就是让身体不十分舒服从而保持神经的清醒。

乔达摩·悉达多当时是通过挨饿的方式，几天才吃一点东西，只是保持不死而已。他在苦行林中修行六年，一无所获，他认为即使自己可以忍受苦行，这对自己思索的问题的解决也并没有实质方面的帮助，所以放弃了苦修。他在尼连禅河畔沐浴，并接受牧女的供养，然后坐在毕钵罗树下苦苦思索。终于有一天夜里悟通大道，亦即是后来的佛教的大义。早晨他起身，向本来随从他的五个人宣讲，五人听信他所讲大义，决定随他出家。悟得大道之时他已成佛，他所悟到的内容即是佛法，五个愿意随从他出家的人是最早的僧，此时，佛、法、僧三宝俱全，佛教成立。佛教创立之后，释迦牟尼沿着恒河一带，走了很多地方去宣教，直到八十多岁因病去世。据今天的资料来看，在当时印度信奉佛教的人并不是很多，占主流的依然是婆罗门教。

关于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卒年，有许多个版本的说法，就如同我们的孔子一般，两个人生活的年代也大致相同，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乔达摩·悉达多是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而孔子是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如果孔子属实曾经问道于老子，那么刚好乔达摩·悉达多在老子之后，孔子之前。这是关于乔达摩·悉达多的真实故事。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多佛教故事中关于释迦牟尼的出生与经历都有很“炫”或者很“玄”，甚至很荒诞不经的内容。其实这也并不为过。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颂》里面那些民族史诗，也有这样的内容，也有很多神话色彩，不但没有人去质疑故事的真假性，甚至不会影响到《诗经》的现实性。那些只是先民们对他们的始祖衷心的崇敬加上美好的想象力的体现，这体现在任